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楊敷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播弟津 津子道 逸 謚弟悛 燕子獻 鄭頤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敷叔父寬 寬子文恩 紀 約從叔昇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飾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

西川生鳳園  
氏書而南甫

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

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于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抄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

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林侯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林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

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余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林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顯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余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竝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侃與內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余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

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隋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  
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  
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  
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  
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  
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  
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  
曰竝非計也賊深窺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  
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

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  
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  
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  
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  
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  
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  
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  
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

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  
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後累  
遷為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  
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  
蕭寶寅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寅賞  
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  
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諉建義  
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  
子昱為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道竝從駕河內為  
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  
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  
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

有孝記云云方  
刑在於瞬息而  
崔陸中外皆以  
累夷滅及且竟  
也克領悍厥奮  
取適商劫執國  
命河陰後系  
親屠陷而楊保  
兄弟圍門百口  
一胡併死是士  
生於其時無不  
而可也如椿戒子  
和德六弟石君  
之依直每以致  
禍者豈魏收  
為楊愔故僕  
之惡美耶

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  
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  
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  
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  
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  
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  
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  
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  
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子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  
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  
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  
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

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  
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  
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  
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  
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  
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  
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  
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  
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  
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  
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  
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  
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  
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  
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  
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  
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  
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  
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  
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  
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  
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  
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

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介  
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  
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  
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  
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免  
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  
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  
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  
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  
其能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  
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

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此以  
來輕介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  
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  
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  
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  
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  
鈞造銀食器十具竝餉領軍元又靈太后令召又夫妻泣而責之  
又深恨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又之從祖父舒早  
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  
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  
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  
昱父椿叔津竝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竝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竝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又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乞求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剝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尔朱仲遠。會尔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

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  
蠻中潛結渠率謀報余朱氏微服入洛爲余朱世隆所殺椿弟穎  
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  
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  
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  
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各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  
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  
幼而儁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  
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  
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  
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

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  
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  
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  
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  
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素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  
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  
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  
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  
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爲岐州刺史  
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  
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  
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

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

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湧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尔朱榮

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尔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其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尔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木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

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餉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材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

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余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弟愔事列於後津弟暉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

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兄弟竝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是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尔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玉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

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旣恬然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思似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公以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

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介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王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

之讎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鼻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益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於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陵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塋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

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惰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惰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惰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惰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存遣惰從兄寶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碯礪州內有惰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

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惰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惰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鑿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惰之

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強識半面不  
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曾漫漢自  
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  
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禮定漫漢  
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情曰盧  
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  
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  
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  
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情辭氣  
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  
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  
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情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

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  
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情與尚書左  
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  
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  
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  
山王隨梓宮之難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  
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  
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情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  
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誅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  
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旣重宜速去之帝不  
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

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視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情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情等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情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卽捉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情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

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搏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巳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情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巳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

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玉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秃我纏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愴也角文爲用乃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愴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復尋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姪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築蹇驢可悲之甚愴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夫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卽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

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即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曰大夫欽道愔字天孫正平愔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強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強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眾

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表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晤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寶與齊

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  
雞樓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  
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  
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  
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  
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文帝爲丞相素  
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  
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  
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  
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  
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  
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

造大艦名曰五采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竝  
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  
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  
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  
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  
見吾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  
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  
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  
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  
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  
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  
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謹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

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愴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

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懼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女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綉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下帝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女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竝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

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各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恐  
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  
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左僕射賜  
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  
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  
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  
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  
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  
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  
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築名委質

受脈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號鄭頰承廟筭揚於江表每稟戎律長  
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  
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則權竒間出旣文且  
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坐  
兆安厝委素經紀然塋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  
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窳以爲陰陽之書聖人  
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  
不已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  
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  
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  
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  
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竝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

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慚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太寶殿慮上有不諱

潛素作誤

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舛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舛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竝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

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賫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

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邪素貪財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鑑作更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

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  
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  
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  
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各陰求將領  
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  
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  
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  
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  
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竝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  
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  
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  
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  
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  
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王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  
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  
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  
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  
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  
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  
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  
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  
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  
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尤有感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讐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始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渰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嗃嗃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

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  
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守  
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  
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  
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  
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  
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  
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  
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  
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  
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  
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  
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竝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  
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  
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  
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疎誕不事產  
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  
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  
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  
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  
來宴樂更移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拜連復拜求以女  
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在國歷  
德州刺史潁川太守竝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

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爲天子以燮崇俱爲僕射置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爲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竝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返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竝乘此而起素母弟約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以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

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王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王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修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

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素子玄挺後之

周臣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

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惠美良文之外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效乃授高闕戍主旣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率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臯令寬與尔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謂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旣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尔朱榮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尔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

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路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恩文恩字温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竝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塽井在任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停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

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

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王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旣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祲氛於斗牛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場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奔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笨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西川中鳳尊 氏國向開市



西川中鳳尊 氏國向開市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孫景

常爽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真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真及兄弟竝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

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肅至義陽平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設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蔬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暮蔬縕不改有司依禮喻解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

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霖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誤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闈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  
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  
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  
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  
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  
邊悉心無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  
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忮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  
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  
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  
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

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塋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  
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  
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  
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  
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  
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兒子誦  
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  
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  
騎常侍右將軍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各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余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父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子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又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 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文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

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未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

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

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  
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袞冕孝文襲斂暨  
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  
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  
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  
尊道學敦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  
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  
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  
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崧瀍  
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  
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

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  
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  
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  
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  
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  
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  
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  
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  
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  
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  
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

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  
酌古今爲大議之玉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  
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  
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  
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益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  
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

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  
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  
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郊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  
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

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之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數里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

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蠶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琰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

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詐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摭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

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  
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  
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  
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  
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  
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  
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  
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  
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  
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  
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  
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  
弟歛以第三子琰爲後歛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  
及清河王懌爲宰輔歛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  
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歛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  
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  
經歛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貴歛誅之子  
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歛之死  
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  
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

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歿弟馘位金紫光祿大夫馘子述  
述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  
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述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  
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述在游宴  
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  
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  
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  
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揚遵彥擇之員外郎盧  
思道用八首述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述曰  
盧八問訊劉二述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主蕭  
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述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  
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述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

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撻述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  
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至述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  
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述求以爲副又述  
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述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述恐事露亦不  
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  
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述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  
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  
改元議者各異述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述作此  
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述遂  
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述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述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

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逃乃爲弟娶珽女遂成  
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逃謀逃乃告二人故二人  
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逃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  
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逃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  
也更戒逃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  
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  
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竝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  
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  
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  
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  
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

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  
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  
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  
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  
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  
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  
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  
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  
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

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欵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  
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  
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  
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  
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  
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  
以陶鑄人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  
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

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  
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  
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  
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  
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  
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  
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  
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傳  
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  
事主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  
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  
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  
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各旣而用之爲門下  
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  
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  
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  
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  
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  
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

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色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  
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  
丞已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  
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  
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  
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且女人  
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  
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  
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準  
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

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和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

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竝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門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允爲遺德領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於漠北遣尚書令

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竝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

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嶠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

兩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詔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刀

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

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煬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  
川凜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  
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競競浩浩名位孰  
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聲  
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  
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  
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  
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悔之無及故狡兔  
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  
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  
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  
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忌

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  
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  
而貽信於上帝託身於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焉競無侵優  
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願其形柳下三  
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愜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  
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  
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  
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  
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  
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跡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  
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  
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

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  
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  
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  
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  
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  
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之一面榮任  
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  
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  
常爽以儒素見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

魏川中鳳崗  
氏圖回南

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彝

孫曼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

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

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

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

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寇為州

主簿刺史孫小妾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

魏川中鳳崗  
氏圖回南

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策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

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卽

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讎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觚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觚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

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涉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

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濟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過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官師傳之資列辭尚書志在

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

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  
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  
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  
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  
多爲故事名器旣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愧惜靈  
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  
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辯我家何  
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爲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  
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

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

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

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

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

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

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眇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

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克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

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塋自平城達家千里

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

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勲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爰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兇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爰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爰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爰表解州任詔不許爰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爰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攀怒譖爰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爰深罪爰清身奉法求其憊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爰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國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爰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涉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

衆怒難  
犯者  
有戒

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  
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  
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  
害其家爇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  
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  
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第曳爇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  
仲瑀走免爇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愧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卽  
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  
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  
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  
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爇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  
之若此初爇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  
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較天下人戶最爲  
大州爇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  
先世誠效爇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爇亡後靈太后云  
爇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  
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  
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竝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蕪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訓動依禮典從弟朱榮平元顯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

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隋注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爲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卽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謂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

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益自旁宗入後益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于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徃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定州

刺史謚曰康子修年卽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羣書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任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乃以紙絹

爲帳宸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欵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三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四十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帚屨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

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劔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寡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

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旣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旣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蠻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蠻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朝廷乃以蠻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蠻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蠻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

鬻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蠻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蠻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蠻率衆會蠻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乃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旣謂難何容強遣蠻旣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蠻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蠻在漢中掠良人爲婢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克敵效而爲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

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卽度汝旣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加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女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效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效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遷鄉里旣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

鬪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繼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

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策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所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渚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竝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策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啟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

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未小字京少時有避遂不行各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詭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梁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

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又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於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介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

魏書載字  
崇傳中作字  
崇後有字  
右治應州府  
朝事矣此  
應錄

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  
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  
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  
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及及邵請置學奏曰  
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  
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  
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  
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  
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  
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  
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劔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  
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  
固之重闕甄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  
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  
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  
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  
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  
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鸞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  
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  
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  
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

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林瓦之方，兼分石窟鑄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  
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  
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  
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  
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  
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  
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  
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  
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  
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旣不  
行，復請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筵，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正是妙用

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  
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  
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  
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  
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啟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  
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  
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  
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  
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爲  
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刃吏民  
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嫗，皆遠相攀，追號泣  
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

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乞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鬪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

與濟陰温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魏收雖天下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克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同異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日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

賓客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路略  
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字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  
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荊州刺  
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  
史奉詔代也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  
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掠得齊  
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  
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  
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  
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

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  
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  
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冀州詐稱  
犯罪逃亡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  
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  
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  
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  
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  
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鶩碛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  
路鶩碛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  
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  
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

鄭猷王思考率眾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以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眾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眾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

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存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竝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楊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

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歎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在北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苦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

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入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

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

攻硤石李神水軍尅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卞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  
至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  
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  
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  
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  
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  
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爲須得  
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  
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  
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  
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

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領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  
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  
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  
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  
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  
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  
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  
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  
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  
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  
有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  
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爲相州刺史斥遂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

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卽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繼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水於客館注頌其

下以示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仍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

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饑鎮將任欵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

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遣令薄塋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

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爲使主陵曰文采與識陵不推李諧口頰願願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

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李遵彥清河崔瞻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旣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撫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詒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闔崔謚調之曰教弟鍾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

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竝尚風流長裾

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免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啟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

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修穆幼而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奐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尅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終

蘇州屯鳳園  
氏書固南甫

北史卷四十四

蘇州屯鳳園  
氏書固南甫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師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兼太

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  
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  
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  
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竝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  
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運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  
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  
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卽位正除侍中  
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  
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  
書省著述光雖領此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  
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  
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

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  
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  
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  
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  
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  
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  
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  
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  
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  
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  
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趨  
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尚微易

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  
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  
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  
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  
夏未反荆蠻狡獪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  
以殞北方霜降鷲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  
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  
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  
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  
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  
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  
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飮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餌慶進禎祥集矣帝覽  
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  
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  
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  
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  
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  
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  
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  
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  
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鷓鴣巢于廟殿梟鵬鳴于宮寢菌  
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  
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

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剝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竝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

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劔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攻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

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最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

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

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上趾非所踐陟臣庶恒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鶉鵠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旃惡鵠賈誼忌鵠鶉鵠鵠鵠集而去前王猶爲致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蓄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喙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  
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座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  
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劔依太保廣  
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  
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  
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  
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  
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  
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  
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  
為荊州五隴戍王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兼

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  
為中書監護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  
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  
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與門下省晝誦讀經有鴿  
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  
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  
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啟數百篇  
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  
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  
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  
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

每加存慰光華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王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搆竝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

苟不受納何以成其盛美隨者固不易也

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乞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史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推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

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

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志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

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

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

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  
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  
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  
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  
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  
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  
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  
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  
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  
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  
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

春秋一百二

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  
免尋爲其叔鴟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  
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  
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  
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庠拒不從命棄郡走  
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  
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  
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  
經史州辟主簿子鐔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鐔弟觀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慕容垂  
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

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柔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此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

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黻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奈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

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資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

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

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夔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

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

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本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

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寅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寅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人秦撫慰爲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

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碓石以軍功賜爵武成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

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通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

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竝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恠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先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協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福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

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  
頃橫禍權作松襪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  
初侍中賈思同申啟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  
史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  
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  
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旣  
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  
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  
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  
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  
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  
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

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  
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修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  
曰此兒姿識或能興大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  
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  
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  
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  
之可爲歎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  
人長史以下竝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  
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  
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  
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

下流喪心之

明快婦人

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勲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旣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獻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竝以刀劔自衛若怨讎焉祖虬小字社客晉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啟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周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

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韋崇兩為中丞史稱其頗居衡品以平直見稱是魏世選用亦由中

正也  
崔亮傳  
崇為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

傷大者吏民感之郡中大以此語宜銘古人謂前旒蔽明黠

塞聰使其無以效以而後自靜替則古人不足稽也習學記云

列傳卷三十一終

魏州中鳳閣  
氏書印

